建昌府志

光緒五年補版

EU250.123
138.1
11
138
11

人物志卷八

文信國有言江以西縉紳衣冠盱爲盛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人或以斯言爲過實者然當宋時如會文定文昭李泰伯王補之諸公政事文章皆足壽金石而光史册豈獨一郡一邑之矜式哉以是知信國之言之非過也元明以來賢才接踵隱見殊呈爰及閨流亦嫺大義世稱爲文物邦其來有自矣孟志敘人物傳祇通列而不分門姚志晰名臣名儒忠義文苑宦業武畧隱逸篤行善蹟諸目茲編遵通志例分十二門在孟志以前者間從姚志所定後增者採各邑志酌其輕重類聚羣分維盡虛衷敢云無憾

名臣
宦業凡二
理學
儒林
文苑
忠義
孝友
善士
隱逸
方伎
寓賢

建昌府志

人物志卷八
名臣目錄

曾致堯　鄧希顏　鄧潤甫　曾肇
朱京　李浩　張大經　聶子述
包恢　趙崇嶓　陳宗禮　張淵微
程鉅夫　何澄　鄧義　賴巽
李立　何文淵　鄭誠　揭稽
何喬新　傅顒　張昇　羅玘
朱大器　李萬實　張楨　何源弟溥沅附
邵廉　王一言　鄧鍊　羅萬程
馮渠　鄧漢　趙師聖　鄧澄
周朝瑞　涂國鼎　陳所志父輔附　魏方泰
魏定國　李湖　譚尚忠　劉斯崙
劉衡

人物志卷八

名臣 卷八之一

宋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符離主簿梁州錄事參軍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秘書丞出爲兩浙轉運使性剛直好言事魏庠知蘇州介舊恩以進致堯劾之上曰曾致堯乃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罷庠未幾命致堯安撫西川移知壽州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三司鹽鐵判官真宗即位欲捐銀夏五州以懷來予李繼遷致堯言繼遷反覆不可予後果判名試知制誥大臣不悅遷戶部員外京西轉運使歷知泰泉蘇揚鄂五州先是去

壽州時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至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尋遷禮部郎中改吏部卒累贈諫議大夫以孫布相贈太子太師封密國公所著有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紀要爲臣紀要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又自集其書疏上之詔藏史館孫鞏又集其詩文二十卷號鳧繹集行於世初致堯嘗宴見太宗從容語及內帑充牣甚自喜時方憂旱致堯即奏對曰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爲富也帝爲之動容其因事納忠類如此 歐陽公集一統志

鄧希顏字子皐南豐人咸平三年進士自應天府推官遷至朝奉郎大理寺直兼侍御史卒子孫零落無主祀者里中

士大夫競爲詩文悼之其姪孫集爲巨帙壺隱黃文晟序
曰方祥符盛時海內無事子泉以危言讜論爲天子所崇
信其事業載國史自不隨世以磨滅云縣
志
鄧潤甫字温伯南城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舠字聖求
後皆復之第進士爲上饒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名試不
應熙甯中王安石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
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擢御史中丞
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
書切諫其畧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
吐突承璀爲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
國威爲四國笑今陛下使宦官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

預料然以往事監之其有害必矣不聽又言與利之臣議
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
此悉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熙甯著令本禁樵采遇
郊祀則勑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願
紬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
獄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閣戹記一時制作獨倚
之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進承旨修撰
神宗實錄以母喪去終制爲吏部尚書尋以龍圖閣學士
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
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初

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
俟見上當力爭之無何暴卒年六十八輟視朝三日以嘗
掌均邸牋奏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安惠宋史本傳

曾肇字子開南豐人鞏季弟也治平四年擢進士調黃巖簿
用薦爲鄭州教授擢崇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
同知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
肇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異論
莫能奪兄布以論而易事被責奪肇主判滯於館下又多
希自窺伺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慍曾公亮薨肇狀其行
神宗覽而嘉之遷國史編修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爲神
宗實錄檢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論葉

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
純仁語於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爲之
言乃得釋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祿事宣仁后以爲讒毀
出守鄧肇言維爲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
制諫議大夫王覿以論胡宗愈出守潤肇言陛下寄腹心
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覿論執政
即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覿直龍圖閣宣仁
受册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
册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時之制今帝述太宗故事以
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
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

崇政則帝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令百
官班崇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
門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宜
如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
礪上疏曰天啓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
燕樂恐無以消弭天變有旨罷宴蔡確貶新州肇先與汝
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
友畧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
七年入爲吏部侍郎肇在禮院時啟親祀北郊之議是歲
當郊肇堅抗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
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吏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

對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爲
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寘諸近班以參謀
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親近嬖御其損益相去萬萬矣
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方治實錄議加罪
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卽位復召
爲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
投匭者如織章惇請併錄死者作詆詞哀厚惻怛讀
讀者咸以赦恩甄叙肇博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
者爲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
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爲
有失兄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

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罪惡不可偏
廢開說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
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
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
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
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
舉民冤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
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
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
府揚定二州崇甯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
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甯以來

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
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
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
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
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
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
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
蔡京定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
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
爲文温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
統左諫議大夫楊時常舉以自代宋史本傳

按南宋所撰曾文昭家傳歷事英神哲徽四朝更踐十二州歷吏戶禮刑四部侍郎兩爲中書舍人封曲阜縣開國侯贈少師謚文昭所著有曲阜集四十卷西掖集十二卷內則五十卷外則三十卷史傳皆失載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少勵志節好古學熙甯六年年十九中甲科神宗銳意經術嚴教官以京教授亳州改應天府入爲太學錄神宗數名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優之則重畧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耶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時目爲真御史初臺臣奏

事必先移閤門得班乃入京嘗以名聞翌旦既入會有先之者不及對而退帝問京安在左右以告詔趣之入辰漏且盡爲留班以須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謫監興國軍鹽稅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固辭不拜徽宗立復命之踰月而卒初京以母病禱曰祿微未足養願損壽一紀以延親命已而果愈後十二年母亡京亦告終年五十一著有奏議文集共六十卷子孫家汴靖康後不知所終宋史本傳

李浩字德遠南城人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檜以宰相予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

饒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內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楊存中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名未幾宰相名爲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浩浩默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乞外得台州明年除司農少卿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官須得剛正如李浩者已而卿缺遂除大理卿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爲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

以爲恢復根本又言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修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以直寶文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治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民賴其利安平會恃險謀聚兵爲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福叛自新即日焚撤木柵聽太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浩具以實對冀曰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遂

除權吏部侍郎政府有怙寵竊權者嗾諫議大夫姚憲論之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路閫帥命浩以秘閣修撰寵其行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命未至改詔特贈集賢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爲文辭及壯益沈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爲已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爲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爲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爲郡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宋史本傳

張大經字彥文南城人紹興十五年中進士第宰吉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時兩淮監司帥守多興事邀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咸德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豪犯法獄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求脫大經卒正其罪孝宗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上獨可大經名見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聳歎大經首陳士風掊克偷惰誕慢浮虛四弊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諸路荒政不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飭大臣俾內而百官有司輸忠讜修厥職外而監司守臣察貪理冤去苛歛寬民

力皆嘉納因論近習韓侯薦士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爲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彼何人斯使得薦士將恐無廉恥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所論韓侯朕思之誠是也又論宦者董連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閣羅上卽斥連竄南康軍除侍御史大經遂言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昔由人心未正願察公正明義利以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又言有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卽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待嚴贓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

外路辟闢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逼孤寒秋旱詔求言大經極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嘆多軍士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間絹帛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閫帥苛征榷估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營利自豐素名衆怨教閱滅裂軍容不整且近習甲第名園越法踰制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濟欲願陛下疎斥憸腐抑絕倖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事必有能辦之者俄而地司郝政降充統制官毆帥補外蓋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大經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爲朕牧民以徽猷閣學士知建甯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尋祠進龍圖閣學士以通政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

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戕壽逾八袠紹熙五年甯宗卽位進
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碁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
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
卒年八十九訃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簡肅宋史
本傳

聶子述字善之號定齋南城人少與曾漸讀書麻姑山刻苦
問學登紹熙元年進士閒祿中令瑞金治行第一寶慶三
年擢贛州知軍事官至吏部侍郎以制置使出帥西蜀勳
名益著已而致政歸紹定中建昌守朱憲以嚴刻激變營
卒被害子述撫定之朝廷遣將欲屠城子述單騎至麾下
力陳民冤乃止殺其渠魁卒證文定追封衛國公祀瑞金

名宦所著有定齋集贛州志 隱居通議
查隱居通議又載其帥蜀數事與此傳互異然贛州志
所載乃其治績所略得諸親見者較爲可據且易名之
典得證文定瑞金復祀名
宦則列名臣似未爲過也

包恢字宏父南城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
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
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郡守王遂辟光澤主簿平
寇亂建甯守袁甫薦爲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唐
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溧
陽之間恢部諸將討平之遷宗正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
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爲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
進左司郎官改湖北提點刑獄未行移福建兼知建甯閩

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爲之衰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汚衊之耳又四年起爲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畧使尋爲大理寺少卿卽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調許澉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賕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斷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沉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年月後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

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於外恢命沈於江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豪有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疏指爲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惻然罪任事者卒歸民田詔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卽位名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任所至破豪猾去奸吏治蠱

獄課益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爲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嘆之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恢爲程顥程頤恢待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童僕年八十有七將終舉懷慎卧簀窮約戒諸子殮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卒有光隕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

趙崇嶓字漢宗南豐人精俊灑落富有文采超然爲宗籍冠

自號白雲山人第嘉定十六年進士主簿金谿辟石城令

時寇賊橫虐崇嶓以恩信結將士討除元惡招集新附黎民安堵改知淸安縣上疏極論儲嗣未定及宦寺專權不報崇嶓再陳曰宦寺蠹國如癰之蠹身今國家盛時如人精神方强不當養癰殺身又言癰在幹腹尤當謹防理宗問勞甚渥累遷至大宗丞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宗臣疏留中不下崇嶓移左丞相謝方叔書云閹寺驕恣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於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丞相亦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不勝則去去則

諸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負耶方叔得
書有赧色翼日果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崇嶠直聲遂聞天
下久之卒於位官至朝散大夫有奏議白雲詩九邊集行
於世宋史謝方叔傳

陳宗禮字立之南豐人少貧力學袁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宗
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時理宗在位日久頗事酣
宴宗禮對策言人主不當徇逸樂忘憂勤上嘉其剴切擢
第三人及第調部武軍判官入爲國子正疏言冬至雷霧
爲陰邪侵奪之象不當遷怒言事之官遷太學博士國子
監丞轉秘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宜修德布政
以回天意又言士大夫奔競趨利風俗漸壞惟至公可以

遏之時丁大全擅國狂戾恣肆獨推敬宗禮以爲尚書郎
兼丞相掾宗禮嘆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首劾大全言願
爲宗社計毋但爲倉廩府庫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
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
卑近願四遍入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徑類引貪濁大
全怒嗾臺諫劾宗禮歸直聲大震大全敗起拜太常少卿
廣東提點刑獄進直濟章閣御史虞虞阿賈似道劾宗禮
提點廣東與吳潛倡和語多譏訕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
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遷刑部尚書
復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兼
侍講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